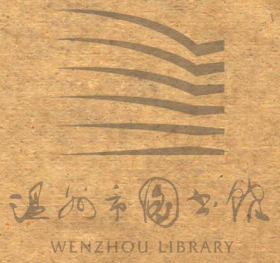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124



後漢書卷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集云茂陵成懼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兄弟

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字直好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

名重關西輔決錄注曰恂字李直好融從其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

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

自關曰西道殫相望在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杜注云殫死為殫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

所已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已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賞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

又拜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儉

此字有字學而失
接在自倍

士言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

從橫乘此無備強乃感激曰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生五才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前廣成頌曰諷諫

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為

界界猶限也是曰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大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

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之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

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不能明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

弗馳馳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

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杜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曰平相府顧養精神致之無難詩

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

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藏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

勝者積精之府也膀胱者溲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曼擊鳴球於虞謀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曼擊也音古反形如伏獸昔上有一七刻以長尺標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桐也

惟柄連也所以作樂見三禮圖均玉容也虞夏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約

聖主賢君已增盛美豈徒為有是而已哉

年已來迥何尼運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尼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取懼災異躬自菲

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中有餘旨迥禮數重曰皇太后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

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特特寧息又無旨自娛樂始非

所已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已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是風覽原隰

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察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

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顧鼓樂乎此百姓聞土鐘鼓之聲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五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相告也此無它與人同樂也臣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又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囊復伯於靈臺或

人嘉而稱焉鞬以藏箭囊以藏弓鞬音紀言反囊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制載于

包以獸皮名之曰鞬囊鄭注曰鞬讀為鞬音其囊及謂藏閉之也此馬鄭與

後漢六十一

仙居江福周
同秩表社子
春後有或為
楊公家之姓
楊公家之姓
楊公家之姓
楊公家之姓
楊公家之姓

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假伯靈臺答
人之勞告不興也假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靈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
左傳鄭子大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靈耀殺戮杜預注
曰靈臺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

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鄆郊猶廓七十里之固盛春秋之苗
周文
王所都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
詩詠圃艸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圃艸駕言行
符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

五狔于嗟乎騶虞毛甚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曰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囿

管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
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其圉區宇恢胎曠蕩瓊瓊勿

罔寥豁鬱決
蘋音眇決音烏朗
反並廣大貌也騁望千里天與地基于是周法環瀆右

簪二塗左概嵩嶽
法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法郭璞注
曰法廣雅曰嶽也音馬板反二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面據

衡陰箕背玉屋漫巨波澁寅日榮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澁水山焉
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澁
水所出在今鄧州南城縣北玉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澁波澁其川榮洛水經注云
澁水出黃山在今陸州東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助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

州魯山西北榮水
正榮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
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六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鄧州
正榮陽縣東是也峩峩磴磴鏘鏘唯唯隆宮傑回

嶠峩錯崔
全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六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鄧州
音嶠峩音魚軌反並高峻貌神泉側出丹水湮池怪石浮塔耀焜于其波

其土毛則摧牧薦苜芡茹
音濁峩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甘荼
毛草也在薄云楚子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荼也推相傳音角雅牧未詳莊子
曰藜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如菜也爾雅曰荼苦茶也詩曰荼荼如飴亦甘也苳其

苳其
此音紫苳苳其爾雅曰苳月爾雅注曰即紫苳也似藜可食苳香草也
說文云似苳苳苳音資都反廣雅曰苳苳也其根似苳根可食苳木苳苳

芝菰昌本深蒲
芝菰草也禮記曰芝菰菰根菰首而菰葉花紫葉可
食而滑音戶官反禮記曰菰菰粉榆鄭注云昔菰
根也深蒲謂蒲
白生深水之中芝菰菰萑蘆荷芋藻

桂在臯
爾雅曰蘇桂在方言曰
蘇亦桂也爾雅曰臯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樁梧栝

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樁梧栝

栢柅柳楓楊
並木名也柅音矩
楊協音以征反豐形對蔚金額慘爽

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獲唯扈蕤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唯音以
癸反郭璞注爾

生
讀音
生

雅云草木花初出為筍與唯通其字從唯本作從在者誤也扈音戶離音胡左反至于陽月

陰憲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梓木爾雅曰十月為陽繁矣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

雅正月之朔慙未作杜注云慙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犴斂九藪之動物縶橐四野之飛征音子由

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秦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

落也爾雅曰縶於山有字貫達注云縶還也鳩之乎茲圃之中山敦雲移羣鳴

膠膠音也鄙駭謀謹音也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音也於是營

圍煇廓充斥川谷學宜羅繚繚綸臨澤音也陵山音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

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之謂也乘輿乃巨吉月之陽

朔登于疏樓之金路六駮駭之玄龍建維虹之旌夏揭鳴鳶

童陽朔月朔也疏樓謂離樓也周禮謂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

日能禮記曰而冬乘玄轂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云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

與玄弋注杆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

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地玉瓊影馳羽旌飛揚貌

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

高阿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巨擿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明大既同音徒

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儻良野場謂除其帥兼令得驅馳也左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

伐咎鼓撞鼙鐘獵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又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騷音呼獲反屈行雲轉伺

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其士之行列詩小

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微媿霍奕別驚分

屈行雲轉伺

天潢穎遠也音各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導鬼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今賢姪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楯

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

墳羊捐首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灑川衡澤虞矢魚陳罟也前書音

義曰灑在池中作室可用棲為人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繫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晉隱公矢魚于棠亦陳也國語曰晉宣公夏濫

晉於泗川里葦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魚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執也公曰古之過也

茲飛宿沙田茲飛即次

開古壘音台翠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蓬戶測澗鱗踵介旅飛也呂氏

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魚山剛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開於道也彼曰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勇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甚持楯而再搏

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二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鼉衝左駿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鼉頭而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盡與通聲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杵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

逆獵湍瀨湔薄汾撓淪滅澗淵左挈夔龍右提

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音濟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鼈曰增鮪鮪屬也太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

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徧照輝燿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聖參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疇旋

入禁囿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旂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效具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前注曰車弊車止也變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

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臨乎宏池宏天鎮日瑤臺

純日金堤樹日蒲柳被日綠莎瀟瀟沉澗錯紵繁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岐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瀟音胡廣反瀟音養沆音胡朗反沆音莽並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

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籍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屬短狐即蟻也籍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壺人掌以時籍魚鼈龜

然後方餘皇連熈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

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與之船名也見左傳小舟也音渠

恭反淮南子曰越祗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幃也音直由反颺疾颺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權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繁虞之佃樂

也虞與娛同 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聵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

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 采

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

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桀後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懲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洲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日曬鼎俎耳

聽康衢管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

大車臚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括登端俾使也昌言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

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禮樂既闕北轅反

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祿子孫千億也 太后聞之怒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 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官免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

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異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

河間王慶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梁商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漢神

河朔兵革種

清漢不西

埋根行首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

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

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

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

盡力率厲埋根行道埋根言臣先吏上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

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斯為眾所蚩

終曰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君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怖助笑之其至楚也遂果按劍與楚定

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所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

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

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西

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豈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

融言二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

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

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

何加焉但著二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樂歌對策遺令凡

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劾奏李固

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日碑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屯

卦初九曰磐相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曰奢樂恣

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前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向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

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

笑也

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二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字伯喈陳畱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畱縣東南六世祖勲勲字君嚴好黃老

平帝時為郎中王莽初授曰厭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勲對印綬仰

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于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

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邕祖攜碑

業有周之旨昔蔡叔汲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考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且

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帝初

及古閣

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官等五侯擅恣聞邕

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雷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

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躋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謗曰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

對問丘甲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考獲即取之柱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

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孳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伊孳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想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游獵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參牛之事淮南子曰寧威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門侯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

其後曰南山可白石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前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且公悅之以為大夫奇音聲也言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大如是則聖矣自鬻於秦衣褐食牛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稟思與

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冠危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

天庭序藝倫帶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日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美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遺猶謂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歛之貌音所

六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曰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脆君臣

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旟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

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詭詭合時

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而殺李牧秦王入朝四國畢從頓于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考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

而殺李牧秦王入朝四國畢從頓于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考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

一變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故四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巨忘其危夫孽離帶而委條去幹

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

漸亦才速速方載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載天天是逐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載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

破之也詩云此作載者蓋謂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也欲豐其屋乃蔀其家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也石門守長沮溺耦耕論語

音部 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也顏歛抱璞遠環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歛曰願先生與寡人游歛辭曰王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賢也然天璫不完

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歛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遠伯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

騶乘逝而遺輕適曹遺輕謂若奔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曰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

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良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兼葭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基繩音占鄭反皇道惟融帝猷

顯平泝泝庶類含甘吮滋泝泝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錢曰載者作載
劉曰曰上天者作天

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

子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多賢人素盡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狃穰而吉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煩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

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士有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

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其注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曰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

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替御毛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盾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髻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曰喻其便遠巡放

展不足曰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

於老成矐矐不稽謀以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盈而盈

之不知其已河上公注示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清也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

躁心煩閭謙盈之効述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指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路音步止反下獲重膏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者以痛動帥也膏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

前車已覆襲軌而駑曾不鑒禍曰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

若是音易天高地厚踣而踏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已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

者言帝懼微細以

抄法理對
意言修德
修德則心
心言案下
者多古字

重看一事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日陰食謂火滅為曆音子廉反炎音熒

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并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

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利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途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困馳驚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數仁義之林數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

友舒之足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闔閭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率蓋皇帝所作也與密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積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野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

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莫此焉如辭曰侯命不敦

不渝敦厭也俞愛也百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長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人妾得稱譽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也罕漫猶無所知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冀父受氏於參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

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問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參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譚圉狼曠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

工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上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矢戈狼曠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驪音舒任

反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

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

戲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

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益常屬車乘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

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慚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接琴而歌

歌曰練余心兮凌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

泊今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大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

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曰經籍去聖久遠文學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

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曰州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冀之地家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懸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三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淹曰失事會愚曰為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閣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竝言才宜邊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

歌謠道中後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曰末制乎前書

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三公明知二州之要

何曰丹書水狀
注板反
石徑

後世因避注

三五
婚媾之字林
呂相史公謂祝雨
州曰經非孤果
石曰石州刺史
吳州刺史即

黃河出吳州
或為用出吳人

法用四遊

官防存子

漢魏衣條

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已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已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已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旌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買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

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已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靄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邑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已或加。尚書金縢曰：秋

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臣于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成懼也。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管。歷反。史記曰：始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帝其懷多福。非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已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備朱衣謂祭官也。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猶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

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

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曰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

小汚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甲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

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於及上明堂三年望祀董仲舒崇信宗為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

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

宮中有率二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壞之室共處其中耳 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后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

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曰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

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

政安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探指末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救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營信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修祀事

小汚

未為示

舉直諫

為直諫張

石賦

家美酒

法言卷事

忠信華

漢末初士志
久存之樂

若仁何校士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謂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大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火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祿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慎朕意焉

臣愚曰為宜擢文右職臣勸忠蹇右川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謂樞要之官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是時奉公者欣然

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劇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

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曰游意當代博奕非曰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曰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長吏

長吏補象
者不功侯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曰惠利為績日月為勞哀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曰嚴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任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舉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刑極

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禮謂將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

漢末亦官
居一舉至此

如
信

其事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曰明詐譌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宜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元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心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鳳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大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主帝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雜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繼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

官雖雞化為雉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雖雞化為雉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安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又特詔問曰比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不言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括結也曰邕經學深奧故密特

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多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阜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比白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襄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巨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李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臣當謹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

可謂至切蜺儻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姓音奴生則貴藏俸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

弟典郡續曰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

惟趙霍曰為至戒趙婕及霍玉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大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音玄祭也集瑄作玄

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論其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已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巨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竝曰小文超取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獸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鴻都篇賦

小文超取逸舉

思惟萬機已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已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感激忘身敢觸

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復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御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質數已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曰大鴻臚劉邵

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也則書言義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毋班邵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邵假宛五日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邵被詔書致胡毋班等辭與陟

為黨質及邕頗詰邵問班所及邵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邵制曰下司隸核尉正處上邕集其

其母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

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已臣對與邵參驗臣得已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

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

言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資通臣實愚竊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

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已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

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已改政思譴除以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已臣為

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

對門九族

外此目科字三流及者事

手在烟戒

伏年

言案於此伏年
伏年
伏年

呂氏叔也

漢記十表

高厚梅竹

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業忍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

實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人

阮培誠冤誠痛臣一人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臣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以辛卯詔書收送詭陽詔獄考吏張靜謂臣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

此詔書又判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

捷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字或改為款並非也

死期垂至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實不并坐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邳質於洛陽獄劾臣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臣無罪請之帝亦更

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已赦令除楊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審所

略者反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前書十志也臣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

憂佈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負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

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之或以來唯記紀傳無遺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

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惟見首尾植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并外史庶人

實得擅述大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之官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

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路科條諸志中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
及經典羣書宜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雷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
審圖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明年大赦乃有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諾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密告邕怨於囚放詢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問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海長笛賦子云柯事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音聲獨絕

何曰羊祜有曰
河外有羊祜
烟依
焦尾

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琴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

其鄰人有巨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已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已告莫不慙然慙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

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已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假寒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

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而第補侍御史又轉

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遷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嘗部

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剪

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已為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曰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遠近已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轎廣雅轎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蒸輿續漢志曰中二千石皆阜蒸朱兩轎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遜逃山東已待之何如

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已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

後漢志曰中二千石皆阜蒸朱兩轎

任伯喈漢史同

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臣亡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詠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此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笞繫獄酷之類是也班固集六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謂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雷問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目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莫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

音如力反伯喈抱鉗扭徙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可經

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

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頽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

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杜結信宿二遷謂二日之間匡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

馬人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其子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

伯喈

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

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後謂沙婁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

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

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董名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邑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防心為舉人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

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

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已下類多拱默巨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曰玉之清潔當與眾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巨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巨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容後福

二奉有事字

清公任長安

惠黎民懷之尚書皋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曰

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曰滄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

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表如之親黨謂呈前為卿士仲允

為膳夫家作為宰番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福為師氏也厲士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其黨

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也時政事也詩小雅音方元反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剽華五等更立郡縣剽削也

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

悅曰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八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曰誦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賢能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鬪丹延見尹

非不舉而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月也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通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

求名因罪得遷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日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

今日新復州
幸以軍功
長監司也
氏甚於封
英善款此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曾放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也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管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蓋後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為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

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次也算口錢也需生未有負也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墮之吏得成其化率士之民各寧其所追配交

夫用儒生
儒或性不
依科即受以
負算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中下

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

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

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

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已為下人有逆上之

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已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

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煩解而官猶

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渡其上疏已為寇賊連年

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

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竝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

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舍人諸

石尚の十如日
孝者應

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揚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

故稱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家法臣觀異能家之學臣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竟裕博雅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

十三卷

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

始十一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臣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臣濟民為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為臣求天意臣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臣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已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已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已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已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已千萬，給奉阿母，內足已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

人，已財不可已。官宜還阿母之封，已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

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已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言職事被譴，召詣

尚書，傳呼促步，又加已捶撲。雄上言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

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綴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纁。孝明皇帝始有

撲討，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

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已為故事，速司隸校尉初，雄薦周

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

直已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已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

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已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人知。

後漢六十一

免於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短陋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

光

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

者咸曰為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武鄭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禡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成也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解見蘇竟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且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

厲羣臣朝覲如舊臣厭天心臣答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長樂少府朱儀音升代邵為司

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廷

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世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旨加諸韓信彭越吳今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旨為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旨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片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

龍忌

六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已宣示愚民使還温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已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人也極中也

言立天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即遜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已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君臣之已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已仁恩導之已德教示之已災異謂之已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已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闕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已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早七年洛川竭使八持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也首行邪說夫昌邪宮室藥邪女湯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

皆已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已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臣奉作成

漢時官宿聖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

異知行而求速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

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離遠佞邪

誰平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首也然公卿

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土器金騰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中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救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于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

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曰王禮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巨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一存五河字

上巳天祭

逆舉政在處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

政除農珍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土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土自洗濯祓除為大絮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罷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露何易歸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胥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佞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若行僭差則常暘暘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止陽無巨制則土擾下竭宜密置殿勅州郡察彊宗大

姦自時貪計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

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充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殺曰下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呂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後漢書卷六十一

八俊四方

公也將正三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

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于墓軾商容間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目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戎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天子貞惠

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於汝在禁闈有密靜之風子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自官亮協二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其令將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吊加賜錢十萬巨旌委蛇素

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巨父任爲郎自元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

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

廉復巨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

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明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

蔡邕巨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巨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

綸氏稱疾不進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

周勰卷中刑
此一月

曰六事自讓躬節儉閑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調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繼女
人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稅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
無辜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訟請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務存質儉曰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曰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因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曰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曰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
文公諫曰夫國之大事在農上

帝之泰盛於是乎出故後為大官古者太史順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
后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絀百官御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書暮聆庶政曰邨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備不濫不敢怠遑書
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曰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曰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
結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五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
曰天行

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又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科

科

後漢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曰選人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曰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瓊獨建議
 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二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代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之禮樂也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也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侯曰戶邑為制不曰里數為限蕭何漢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曰興國皆益戶增封曰顯其功高祖為相上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尤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

此後漢書

此後漢書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勤策免復為太僕丞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曰口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期皆坐阿附免廢復拜
 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郎鄉侯說文云郎鄉川縣也漢穎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郎音九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言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曰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為力唐

此後漢書

此後漢書

木為麻者曰木
恒此或形及家
否未必姑

堯曰德化為冠冕曰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已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巳仁義為冕所蹈不巳賢佐為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
陷枳棘喻
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北也言未有天下
之先當此會書也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貴擬王府擬回天地言之者必

放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法言曰金塞陛
口木舌也下耳曰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
政念國亡身隕破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言身
附反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官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
救積薪之敝積薪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
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陽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齊此命也夫竇陽犢舜華皆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則駭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
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不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其構姦軌臨茲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巨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其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音紙碎珉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

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今伯奇於後聞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疑王知其言伯奇人國後夫

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遂見乃逐伯奇也

讒談所舉無尚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逾可不察歟臣至頑

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承三若數之極一生三三三三及負累益深敢巨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

若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

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

即曰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副本謂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曰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言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

七歲時日食

家打童子郎

副府

人事得舉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違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奔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曰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寧
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乎胡不推之曰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
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耳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已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左雄限年試才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已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已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裼已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已儒學進崔瑗馬融已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曷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已推士張綱杜喬直道已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至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鑿

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已正議嬰戮謝事者已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廣雅曰道急也所已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吉之八元舉升已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

紓解也音瓊名夙知累章國疵也疵病也瑰亦早秀位及

志差

志意差件不能述也差首是宜反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況趙人也為楚蘭陵今魯國卽今濟寧縣也

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宜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為神

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瞻宗族知友年六十七

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息二縣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緝靖壽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

緝音昆壽音道注音烏先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

以蒙世及行自信

刊後補處均有兩

者陸一其江即一

東官州九江者陸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陸州在任城在

高陽

豪里也。賴陰令渤海苑康曰為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階敬

橋嶽大臨九降今苟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南盛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至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淑兄子昱字伯條昱字元智昱

為沛相昱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雲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諶音息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面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賴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

為日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

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始非所曰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注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呂示天下莫遺其親遺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語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焉昔丞相翟方進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二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各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主姬嫁齊使魯主之不曰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王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去之也曷為使我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土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岷山象夫卑澤象妻岷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

為山天象也兌為澤澤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亥音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

論乃之連神

禮記之用夫

福宮女太多

備各以其敘矣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鵬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昔者聖人廷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狂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曰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安數百列女傳曰夏桀

臨雲雨紂為傾宮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同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前書

詞與此微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興誠適猶從也言喪身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悉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恐曰

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

蠶斯蠶蟻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眾多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已為歲尊卑奢儉所已為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宮女五六千人

福服信借上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網隱於海上又南適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曰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連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恐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述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巨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巨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巨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巨求志陵夷則濡跡巨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及後

漢合口妻所
漢如和信

九十九日台司

荀悅中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閣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高皇及本此
古制人財是也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與農桑曰養其性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武備

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雖使契布五教羊陶作士政不行焉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早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蠶官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桑以勸蠶國無遊人野無

荒業財不費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

曰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實舉名察實

無惑詐偽曰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

用小人。已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已加君子，化

其情也。桎梏鞭撻，已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

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

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已懲之故。在

上者必有武備，已戒不虞，已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木可若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尚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

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賞賜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

已勸善，罰已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執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已誠，守之已固，簡而不怠，疎

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

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

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

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召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

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闕門左，辨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曰：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已助賞罰，已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

典籍，常已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已為漢紀三

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言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未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

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白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為祖宗之洪業恩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口述漢紀中興已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已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為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已韶為羸長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已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韓韶病卒官同郡李膺

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

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已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山已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

舍天人也

鍾君似不察人

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

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

歸慕李膺嘗歎曰苟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

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曰膺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

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

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茲琴樂

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

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子元當郡王海曲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辟二尉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

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斷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

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

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疑寔縣遂逮繫者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

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

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

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

之此皆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

聞喜長旬月曰其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若許衡傳仲弓

期表七版

司官三字以此

清靜百姓已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

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

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曰為掾屬時中常

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

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寔在

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

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曰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

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

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

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

官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

每欲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

百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有大子紀謀最

賢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

屈就遺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瘡殆將

云伯長者

梁上君子

又紀元方

漢人向云為化
力此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曰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

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今關東兵起恐洛

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在傳曰楚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任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曰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

末者愚曰公宜專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曰武今關

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

若欲從萬乘曰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斤紀碑音上耕反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曰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辨放讀曰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

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

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二天下曰為公慙卿卿慙長弟

謙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時召

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謙

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曰城皆圖面畫祀謙形像焉

論曰漢自中世已下闡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為高肆

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

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

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

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賀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

倫曾是淵軌薄夫曰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啟有蔚賴濱二方承則八慈

繼塵一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曰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公漸仰仰樹長

乃城名傷

二卷卷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以忠直並為名

弟角匿序

于公後序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十石見相書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投策學覽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御察俯占

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

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

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垂則崩震為災斯皆

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接

者輒見斥逐是已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上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蔽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已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此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孟之而續漢書復三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河津注云內娶娶大夫及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

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右書侍中
臣弟不日察
東華春庭

山草
程林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

候羊廸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反板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大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也大單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責必至誠宜審擇其人呂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日之復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

記行室金匱之書神音抽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已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馬

官及此便

利曰國前已為後
即此者云云
後三字也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曰后父輔政而柔不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曰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魯為

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曰見褒賞義貶無駭曰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易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器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滯窮路以

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小

繼望可令中官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曰乳養無柔安保妾醫坐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母

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

畏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季子止疏曰月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比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立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他佞然耕不

後漢六十三

李固教

李固教

李固教

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粟也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收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曰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

之清者為賢養身者已練神為寶安國者已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

奚恤乃為壇使容東面自居西面之壇曰理曰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

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

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親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

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曰珪猶玉也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夕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卜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賦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

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未可圖也事見史記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慎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經十辟公府

與上便宜數百事多策畫隳歎待呂大夫之位是呂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見省納遷江夏太守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人 引全手宿儂

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曰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曰固為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曰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曰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曰固為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曰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

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固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竊帝時延有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

立北鄉侯其年憂又微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

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漢時官世視
房植所著
存曰作目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瑩內依康陵制度康陵瑩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此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

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曰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

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

曰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祖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大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錫縹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望色也棟桷栝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彫飾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滷飯煖羹酸醎不易也斯所謂聿

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悉哉迨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文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

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略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賢豎曰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修繕

軒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帝遇李夫人就

取玉簪搔頭自此官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容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

遂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

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

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曰運轉者也又曰盜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

課賊蓋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

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

狎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天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曰白太后使下其事

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

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左舊

以胡粉飾其面

取玉簪搔頭自此

官人搔頭皆用玉

西京雜記曰

續漢志曰太尉

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

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

攻殺江都長

九

使

伏

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高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中帝立一年崩順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前車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巨來政事多謬地震宮

朝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巨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地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色

斬之於是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曰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巨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巨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巨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宦官五

王調趙承由李
固以究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之六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與漢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哀宏記曰基字志公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謝承書曰始字小子變得脫亡命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始字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鈇章謂所上章也蒼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仕洛陽北而西頭門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于試有司乎腐生者猶亮曰亮含陰陽已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哀亂之時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跼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知人也少遊太學

太后憐之乃聽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後漢書卷六十三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字林曰鈇鎖也

音質權音竹心反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於木郡境

塲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

歸巴漢南鄭起子賤為郡功曹詣郡殺固二子太子知其枉趙之

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初吏驗實就殺之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乃左提章鈇

往臨哭陳辭於前

杜二公為大臣

詔書于試有司乎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

太后憐之乃聽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章謂所上章也蒼

與篇曰鈇斧也

右秉鈇鎖詣闕上書

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

遂守喪不仕

李

杜二公為大臣

不能安上納忠

而興造無端

卿曹何等腐生

公犯

詔書于試有司乎

言腐儒也

亮曰亮含陰陽已生

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

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非命謂哀亂之時

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

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也

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知人也少遊太學

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釋林澤畔衣

疏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

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

太后憐之乃聽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後漢書卷六十三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後漢書卷六十三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後漢書卷六十三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後漢書卷六十三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

七十一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德行一篇

文姬

王成者李李
履治藏李李

車重

石形乃智

王亥初王成

並交形疾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已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已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傭謂傭也既誅而災皆屢見明年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曰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其黃既誅而災皆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燮乃曰本末皆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汝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曰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燮曰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舉坐不道

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馬屋

南尹時既已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已實西園事見晉書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已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會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步搖求所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當步搖求陶林慮今和州縣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已喬守光祿大夫使狗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雷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官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已上讓即大將車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已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已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各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者篇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茲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金蛇遺屎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而書首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已金蛇遺屎事發覺已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已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令大將軍黃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珠璣璧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宮

為尚書喬曰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曰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其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高諸生耿伯營與鮪同止冀諷吏執

鮪為喬鮪為喬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自令其喬不肯明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與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衣衣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訊之曰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

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

長斬今徐州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立言立其言必踐行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

而已哉徇求也將已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已理全死與義合

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項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專為生則害義賤生也專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能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命而取能掌者上

已殘聞失君道下已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已成仁去之不為求生已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已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

楊匡字叔康

汝族姓

雖乎其不可拔論語
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取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

任勝其觀其發止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

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離人罔極燮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山中居十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收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吳延史盧趙列傳 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怡涿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煥首徒濫反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已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蟲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據揚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也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爾車有兩輪故稱爾也昔馬援已薏苡與謗王陽已衣囊微名微名也前江亮反則書曰王陽

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禮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系者簡
以時有怪風如

及古用 靈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中為祖道祜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較壇也五經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祜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

東方也尚書曰官臣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嬰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

尹茲東夏也祜政唯仁簡曰身率物民有爭訴

者輒閉閤曰責然後斷其訟曰道譬之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尚天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

五百為父市單

市衣已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祜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祜曰掾已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曰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立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躡於膠東得之祜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今若背親逞怒汝

也廷曰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自繫在手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祜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

乃指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

妻身兒已報吳君因投纆而死謂以繩為纆投之而祜在膠東九年陳留者

舊傳曰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守志如初

王仲子馬融

趙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同無礙
微在唐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軍祭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大尉李固初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
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鯛陽縣屬汝南郡音豺皆有名於世陳雷者舊

傳曰鳳字若
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隰人隰音日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郡長風俗通曰吳大駱王奔定封唐路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為左氏傳無紙漢典以廢版記虛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為傳何故辭歸自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

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涿涸君當編名七十與游真爭也從馮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仲子馬融

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潞河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曰師喪奔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殺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曄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陵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吳晉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出牛入肺者有之彼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曰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自行二致仁孝也易擊辭曰殊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已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節衛之功功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紜說文曰紜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于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之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

不得不賢於顏之蓋巨為仁孝向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巨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且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目也夫曾閔曰孝

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曰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冉會于

郵兩會于幽又會榘首止冀甯母洮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

暝也爽明也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虞夏之書誦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公羊傳

善言讀書

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眾氏投聞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射問際而說百氏也洋洋乎其

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王太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具逸人傳也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東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黷易也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音女反如此而不已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吾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搥劍曰各安能

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射也慎勿迷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為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飾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虔等自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已佞辯至尚書郡守續

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任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所被擢

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已威體雖貴必禁之已度如是和睦

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嘗太后少入躔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

而一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後傳王袁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或家之剽音疋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

後漢六十四

圖形原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

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曰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惶竟坐逆謀貶為瘿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髡管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詔書疾惡黨人變反坐傳舍召弼而責豈忍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

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福為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各當朝三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平原何異而得獨無各樹朋徒謝成允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為序也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也左傳曰先王疆水土異齊風俗

同前書曰凡人由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化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曰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

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曰它

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

後漢書

南北部

切却

裴瑜魁出刑
以是名竹節

昭復

王黃印行刑
叔初補次未補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澗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已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刎頸
九死不恨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昔文王脯里閔散懷金脯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
聖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平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
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騶戾文馬若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毀孽臣
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稚璠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入畏

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

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已矜物義已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五所活者子人後世其興乎

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

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曰是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已武素有名譽乃獻書已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

原植飲酒石
不助女芳

原植身長八尺

曰人亦有言娶不恤其緇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

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

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

羊不還請吾見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

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

之辭自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言哉無目矚曰矚矚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曰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賈山曰使天下戴日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曰德德以則決之上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索勝曰次建之何動之有豈橫叨天功

已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義比世祚不競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士不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碣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于此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徵為博士乃始起焉嘉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也言時

始立太學石經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家回兒猶臣前曰周禮諸

經發起批謬批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政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聚自橫耳

秦風補

漢任中亦又
劉林疏

古書刊本序

中書五卷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止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與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今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詵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別於外也帝曰非急務轉為

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謂朔前月見謂之朏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

食之後雲霧晡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呂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

禦癘防御疫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數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同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呂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呂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權惡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多見和帝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已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何者門曰侯亮
減削賦稅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
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
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蔡邕楊彪韓詵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別於外也
帝曰非急務轉為
侍中遷尚書
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
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
王侯其舒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
晦也春秋傳曰天子
避位移時
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
杜預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
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
既

此乃成何何何
劉張亦此使小
卷之九
李武

責成王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太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曰護烏桓
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壘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
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曰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
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
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
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盧植名

易梅於盧植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善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
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
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
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
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此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禮身善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醪醪音張也曰張厥德
也詆遣承掾除其墳墓也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後漢書

十

論曰風霜曰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

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實育荆諸之倫

孟賈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允入行貌也音准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請易其常分者也當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遜傳杜預注左傳曰伐者辛

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

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典錄志曰歧娶馬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住岐亦厲節不以妹昏之故屈志於融也融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各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

仕州郡曰廉直疾惡是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病七年年如曰薦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初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

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歧為長抑強討冀又助學校也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病宦官即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曰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玳音

郡人曰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玳深毒

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相書見玳於張伯英英願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玳

為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玳果收歧家屬宗親陷

曰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歧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歧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索併

新趙姓書

員石在墓

按注律例為馬
動注律情以見
女記
不似殊併居
忘不面欺

員石在墓

新趙姓書

索併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曰實告之
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
藏歧複壁中數年歧作厄屯歌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譏次曰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關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右郡歧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殺之曰為帥歧詭辭得免獲
還長安伏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道中七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

及李傕專政使太僕馬日磾撫慰天下曰歧為副日磾行至陳陽
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
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熹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別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四通巴蜀南當交阯年殺獨登兵人差全歧雖進大命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歸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
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六上為

青州刺史岐曰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圖季札子產晏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画其像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

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决錄序曰三輔

世世徒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陶也其

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下平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

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剪髮之士注名明字子真與余

書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標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斯今其大既亡行乃可

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謂以義于梁延之字人風和恩結梁使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詞禮記禮子曰丘少居魯逢掖衣也此君子有

壽藏書

何果行